

普通本语文名



林白原著

林白自傳



北工

書局版

通俗文學名著叢刊

林白自傳

林白 原著
高陵 編述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第一章 幼年時代

一九〇二年二月四日，在美國密歇根 Michigan州的低特力 Detroit地方，這位當今已為全世界所知道的飛行大家林白 C.A. Lindbergh 誕生出來。

他的父親生於瑞典；當林白誕生時，他是一個律師。母親是英吉利，愛爾蘭，法蘭西三個血統的結晶，曾畢業於大學，得過理學士的學位。是一個有教養的婦人。

林白初生四年之中，因父親是國會議員，居住無一定，或在華盛頓過冬，或在明尼蘇達渡夏，或時在低特力遊玩。八歲時，他到華盛頓進了福斯學校 Fox School 讀書。但因居住無定，所以他的讀書也時讀時輟。嗣後一再轉學，自華盛頓至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州，經過了十餘所的公立學校。但也因此而能週遊全美，並到巴拿馬 Panama，使他得到一種旅行的願望和樂趣。

在學校裏，他最感興趣的是機械和科學方面的功課。在中學畢業後，就決定攻讀機械工程學，就進了惠斯康新 Wisconsin 大學的工程學院。

在惠斯康新 大學時，他開始對於航空工程的功課發生興趣。這可說是他一生偉大事業之源的萌芽時期。到一九一二年，他在華盛頓 第一次看見飛機，便傾慕得了不得，醉心於飛行的事業了。但當時環境不允許他，他在一九二二年進飛行學校之前，從未能夠臨近飛機，更遑論乎要乘坐或者駕駛了。

因此，他在大學裏，有時便不禁感覺到寂寞起來。校裏的生活是端坐念書，非常乏味；林白 是一向閒散慣了的，愛在戶外活動；所以當時並沒能夠傾全力於研究學問。

課餘之暇，他參加了大學裏的來福槍隊和手槍隊，常常與其他的大學作射擊的比賽。這是唯一使他感覺興趣和愉快的事情。有些時候，他騎了自己的機器腳踏車環繞遊玩。在射擊方面，林白 原來已很有修養；在他家裏，有一枝槍，他以

前常常射擊。所以，一進大學一年級時，就充當了射擊隊員。他射擊的成績很不差；而且又勤於練習，課餘的時光差不多大半消磨在靶子場中。這，引起了許多人的傾倒和讚美。

大學初年修業期滿，趁了六個星期的假期，他進了懸塔啓 Kentucky 州諾克司 Knox 營的炮兵學校學習。學習了不久，就趁機器腳踏車旅行到佛羅利達 Florida 州，袋裏帶着四十八個金元。又到約克桑維爾 Jacksonville。嗣後又另取道路，向西旅行。這旅行經過了十七天，回到馬迪生 Madison，袋裏只剩得九元了，而機器腳踏車忽然損壞，於是只得在那裏將機件拆卸，重新修理。修理好後，再到立特法爾，——就這樣消磨了他的假期。

到第三學期開始之初，他便下了決心，預備從此研究航空。他覺得航空事業是極有希望的事業，不但於自身國家有相當好處，於世界也有益。於是他想終其身從事於航空事業了。在惠斯康新大學修畢了第二年的上半學期後，在一九二二

的三月底，他就離開惠斯康新大學，乘了機器腳踏車向內布拉斯加 Nebraska 州的林肯 Lincoln 去，就在那裏的航空器具製造廠報名為飛行學生。

從此林肯開始他的新生活了。在四月九日他第一次乘坐飛機。是林肯標準式飛機，他充作旅客，作平生第一次的飛行。那飛機是由一個名叫鐵摩 Otto Timma 的人駕駛着。

數日後，就在那標準飛機中，由比富爾 I. O. Bill 教授他初步飛行術。這位比富爾先生，是那個製造廠裏很有名望的一個人物，是歐戰中陸軍飛行教練的最有經驗者。林肯得到這位先生的指示，得到極大的幫助。此後二月中他完全在學習各種飛行學識和工廠中其他技能的努力中過去。飛行的時間，大約是早晨和薄暮，因為當地中午的風極大，而早晨傍晚則較小，便利於初學者。

到五月底，林肯一共受過了八小時的訓練。這次訓練的代價，總計約六七百元。有一天，教授比富爾向他說，「你可以單獨飛行了。」林肯聽到這樣的話，

自然是高興得了不得的。但很不幸，恰巧那時的教授機已售於貝爾 E. G. Bell，而廠內的飛機，如需試飛時，須訂保單，以備飛機損壞後得以賠償。但林白無法應付此條件。於是他就去同貝爾商量，因為貝爾當時正想作一度遊歷飛行 *Bartholomine*，他願意和他同飛，並充當機械士助手，一切費用則自己處理。貝爾答應了。於是林白和貝爾就一同在內布拉斯加州，林白的東南面一帶村鎮上面飛翔。在飛行時，他開始練習「爬機翼」的技術。用極低度的飛行在村鎮之上來回遊歷，他站立在機翼梢上，引誘許多鄉民來看。從這次遊歷飛行上，林白得到了許多越野飛行的經驗。

到六月裏，他再回到林肯，受一度訓練。嗣後碰到一個機會，他練習了「跳傘」的技術。第一次跳傘，是在六月裏一個晚上，在飛行場中一八〇〇呎的高空中實行。

這時，他在那飛機廠獲得了工作，每星期工資十五金元。其時有一個名叫林

居 H. J. Lynch 的飛行家，要到堪薩斯 Kansas 州飛行表現，需要一個表現跳傘的人，就致電林白請他擔任，允他給以相當酬報。林白答應了。

他同林居在那一帶作長途的遊歷飛行，飛行時林白或作跳傘，或作「爬機翼」的表現。表現得非常好，受到許多人的歡迎。

該年秋天，他同洛求斯 Parly Rogers 到蒙大拿 Montana 州去飛行。嗣後在好許多地方飛行，並且表現。引起了一般民衆的熱狂的興趣。在比令斯 Billings 表現時，林白常常同觀看的民衆開玩笑。有一次他預先做好一個像真人一樣的傀儡，從高空把它拋下。這傀儡掉到一條黃石河裏去了。

民衆們以爲是真人，驚詫得了不得。他們都駭然的喊着說：

「啊喲！人掉到河裏面去了。」

林白的那些熟練的飛行技巧，確是他們所從未見過的。

到十月裏，蒙大拿州的飛行季完結，林白就打算回到林肯。他購辦了一隻破

遊艇，一直划向林肯而去。

第二章 早期的飛行

回到林肯之後的林白，在林肯住了不久，就回到低特力去看望母親。這個冬季，大部是在低特力的自己的田莊上過。嗣後又到明尼亞波利斯 *Minneapolis* 州和他的父親同住幾時。過了一個年頭，到一九二三年三月，就到佛羅利達去。再後又到邁阿密 *Miami* 和厄味格雷咨 *Everglades*。

他自從在林肯初次學習飛行後，興味大增，很想自己買辦一架飛機來應用。所以，在四月裏，他就到喬其亞 *Georgia* 州的阿米利革斯 *Americus* 去。這時政府正在那裏廉價拍賣大批的飛機，那些飛機都是因歐洲大戰結束而餘剩下來的訓練機。林白以五百金元買一架設備裝置都很完全的飛機。這飛機的造價起碼也要在一萬元以上，但當時却以五百元出售，實在可說是便宜之至。

林白就在那裏的飛機場上裝置他的飛機，從此他有一架自己的飛機了，當他想到從此可以任着自己的意思到處飛行遊歷時，他實在止不住心裏的愉快。而且，愉快還不止於此，有了飛機，最有趣的就是朋友之間可以時常會面。當他在飛機場裝置那架飛機的某一天，忽然他的飛行朋友里斯架着飛機遊歷飛行過他那地方。於是他們就握手交歡，暢談着各自的飛行經歷。

林白在林肯訓練時，雖曾同貝爾一同作過一次越野飛行，但不會有機會獨自駕機上昇。以後也不會有過單獨駕駛的機會。所以，林白一直到自己買了飛機的時期止，還不曾嘗試過單獨飛行的味兒的。現在他自己有了飛機了，這才預備作第一次的單獨飛行。

他把那架飛機裝置完竣。有一天把飛機拖將出來。在以前六個月中，他不曾坐過飛機，駕駛的技術自然疎懈了。所以當他把飛機拖出，準備獨自起飛時，簡直沒有什麼進行的把握。而恰巧那天風勢很大，當他的飛機才離地四呎時，右翼

就下傾，於是他只得把它降落下來，依舊送到飛機棚裏去。

這時恰有一位飛航員在那裏，願意同他借飛，擔任指導。於是他們一同練習了一回。溫理了一次手術之後，他單獨飛行了。這第一次的單獨飛行，在一個駕駛員是如何可紀念的事情——結果，非常圓滿。

林白在那裏練習了一個星期之後，就收拾了行李，駕了飛機向明尼蘇達飛去。這是他第一次的越野飛行。他經過了許多崎嶇的山嶽，飛向蒙脫哥美列 Monticomey 去。那是美國南部最難飛行的一個區域。然而林白安然飛到了那裏。在那裏裝足了油料，又向曼列亭 Meridian 飛去。飛到曼列亭的時候是向晚了，他尋覓了半個鐘頭才找到一個可以降落的地方，他降落了。降落在一片草坪上。飛機才一降落，成羣的民衆就來觀看。林白耐心地把飛機的構造以及飛行的技術講給他們聽，像一個教師一般地。

在居民之中，有一個在歐戰時曾當過飛行員的人，來要求林白讓他再飛行一

次。林白答應了。於是兩人又作了一度飛行，結果那位老飛行員很稱贊林白飛行技巧的高妙。

裝足了油，他又起昇向西飛去。這次他碰到了風雨。因為所攜的羅盤針失其效用，在天空中迷失了方向；他不能辨別自己是應該降落在那裏了。差不多在空中飛了一個多小時，他不能找到一處下落的地方。而風雨却愈益大了。最後他決定在方便的地方降落，因為油料又需要添置了。他在天空環繞着飛行數匝，嗣後在一個山脚邊下降，停落到一片山坡上去。但當機身着地在地面滑翔着時，忽然碰到一條溝渠，起落架下陷，螺旋槳撞壞，機尾向上翹起，飛機幾乎翻一個身。

——這是林白第一次遇險。

原來他已飛到漫彭 Maben。

他修好了機件，就有許多居民要求乘坐。他們都出五個金元來交換一次飛行。林白答應他們，帶着他們作數度的飛行，因此得到了一筆錢。在乘客之中，有

一個有趣的黑人，那是個極膽小的傢伙，飛到空中時幾乎急得要死。但林白的技巧已是極熟練了的，所以終於一點危險也沒有。

他又練習了種種奇特的飛行術，如：傾倒，垂直旋飛及俯衝等。這些奇怪而有趣的飛行在當地居民，是從未見過的，所以在看了林白的表現之後，都驚奇得目瞪口呆。

林白在漫彭停留了二星期；一共乘過六十多個乘客，得到了三百多塊金元的收入。許多的居民都不遠數里而來觀看。有一個有風趣的黑婦人向林白道：『你載我到天堂去，要我多少錢？』

他本當在那裏多留幾時的，但因天下雨不絕，不便於昇降，只得離開了。在漫彭，是沒有航空站的設置的，所以昇降非凡不便；這，使林白深切地明白：要航空發達，一面固須飛機多，一面也需要良好的航空站的設立。每一個城市，如能有很好的航空站，那麼，那城市必能成爲航空線的中心點，四通八達，交通便

利，而且有助於商業的發達。

第二章 遊歷飛行

林白在漫彭，雖因天雨的原故而損壞了飛機的局部，但因趁了許多乘客，反得到了二三百塊金元的收入。於是，他對自己的賺錢的能力發生信心了。他想：如果用遊歷飛行的方法，沿途搭載乘客，那麼，不但可以得到練習的機會，還可以得到錢——那錢一定可以在開支之外再有餘剩。

林白離開漫彭，飛到亞根薩斯 Arkansas 州的胡湖 Lake Village。那又是一段危險的飛行。因天雨連綿，沿途都成澤國，水有田莊上的二層樓那樣高，如其飛機被迫降落，那就非完全破壞不可。

飛到湖村，在村北降落。有許多人在歡迎着他。有一個旅館老闆請他寄宿到他旅館裏去。林白請他坐飛機，他拒絕了。當地有好許多可供昇降之處，很適宜

於飛行，但並不會搭到多少乘客。

到晚上，天氣極好，月亮明亮地照耀在天空，沒有風；是絕好的夜間飛行的一晚。林白頓起野心，想作夜間飛行了。夜間飛行，在先前，他是不曾嘗試過的。他約了那旅館老闆同飛；旅館老闆竟滿口答應了。——在白晝不能勸動他飛行，在夜間却不怕起來，這老闆不能不說是一個奇怪的人。這一次月夜飛行，在林白雖然是第一次，却駕駛得很圓滿，不曾出亂子；而在那旅館老闆呢？也表示說，他生平最愉快的時間，要算那飛騰着的一刻鐘了。

第二天早晨，林白向塔撒飛去；是逆風，速力大減。是日降落於塔撒卡那。次日晨又起向林肯飛去。在懸薩斯州附近，因油料缺乏，被迫降落，場地有石塊，飛機受了傷。當夜他就宿在那場上，睡在飛機裏。

第二天飛到林肯。林白重回到了他以前學習飛行的那個廠裏。

那時有個名叫革楠 Bud Gurney 的人造成一頂保險傘，預備試驗；林白就請

他乘坐他的飛機試驗。於是他們試驗了。他們用了一個沙袋，代替人；不料因爲載量過重——兩個人，一個沙袋——，飛行時發生了小小的危險；當他們把飛機昇到二百呎高時，忽被一陣下襲的氣流兜住，把飛機吹到離地不過十呎的高度；而前面恰巧是一座山；林白努力把飛機旋轉過來，而前面却又擋着一根鐵道的支架；飛機在離架僅僅幾吋的上面掠過，可說是危險極了。這一段時間內，飛機閃避山嶺，樹梢，和房屋等等障礙物。到末了，把沙袋割掉後才能安然飛回到飛行場。

但這保險傘終於在一星期後再度試驗中成功了。

嗣後他同革楠又在內布拉斯加東部作了一次短距離的遊歷飛行。有一次，在將要降落的時候，忽然碰到一陣狂風暴雨；這一次所受的襲擊真是危殆極了，大風之後，繼以大雨，大雨之後，又繼以閃電；幸虧飛機上有橡皮的和木製的東西與地面的電氣絕緣；否則，林白就危險了。在狂風暴雨中，林白的飛機只是努力

掙扎，直到風雨停止時為止。

次日，林白又在風雨中飛行，經過哀烏蛙 Iowa 州的休城 Forest City 就在那裏的牧場上降落；嗣後就一直向明尼蘇達的夏哥比 Shakopee 飛去，因為林白想去探望父親，並且想帶着他飛向各處去，進行他的選舉運動。但當他飛到薩惠琪 Savage 附近時，大雨如注，機內一只汽缸忽然停止作用，嗣後又連續停止了兩隻。處此危殆之秋，勢非立即降落不可；但倉促間又不能覓得適當的降落場所。所有者只有兩處，一處是樹林，一處則是一片水潭。林白不得已揀了水潭降落。不消說，飛機到水潭裏，立刻就朝天翻身了。

林白的身體，倒懸在緊縛的安全帶上，沒有脫出，避免了危險。

林白走下機來，察看飛機，已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有許多地方已破碎，但大部分還好，只不過滿處是泥污了。

當地農民知道了這飛機顛覆的消息，大都關門閉戶，羣來觀看。因為有人到

鎮上去造謠言說：有一隻飛機顛覆在水潭裏，而且駕駛員也已死去。鎮上的人聽得如此說，也都遠遠地奔來觀看。但等到跑到水潭邊，原來駕駛員還活着，而且飛機也沒有多大損傷，於是大家大大地失望了。但他們却很願意幫林白的忙，有一農夫借給他一根繩子，縛在機尾，由大家幫着林白把飛機拖出了水潭。

第二天，明尼亞波利斯的報上登載着如下一段新聞：

薩惠琪附近飛機失事

前任國會議員林白之子，名查理愛·林白者，今日在明尼蘇達之薩惠琪附近飛行失事，飛機搗毀。彼在離地三百呎高度駕機飛行，機頭忽然俯衝，螺旋槳觸地，機身遂全墜於水潭中。據林白言，彼在三天後仍當飛行云。

這段新聞，完全是不切事實的。類此的新聞記載還很多，也大都是極瑣碎的。可見當時一般人民，對飛行事業只作旁觀，看別人飛行，如有一個駕駛員被逼降落或遇不幸事件，他們就帶着極大的興趣去看那段新聞。以死裏逃生的消息為

笑樂，而自己則不願嘗試；林白對此，殊深憤慨。

將飛機修理好後，第二天就陪同父親到馬賽爾 Marseilles 去進行選舉運動的宣傳工作。這位父親本來是反對飛行的，他兒子如此熱中於飛行，他也不贊成。不過說，他是不會乘坐過飛機的。但是，有一天却忽然自動走入飛機，讓他的兒子把他昇到天空裏。從此以後，他不再反對飛行了。一有機會，總願乘坐。他承認在飛行的時候，有一種奇特的愉快。

選舉運動完畢，林白就在明尼蘇達，北哀烏蛙，以及惠斯康新的西部一帶遊歷飛行。他常常單獨飛行。後來攜帶一個學生，教他飛行數星期，就同自己的母親在明尼蘇達州的南部飛行了十幾天。這母親。與父親不同，她是自始就感着飛行的興趣的。

在這個時期裏，林白的經濟非常寬裕。他沒有錢的時候，就可以帶載乘客，每人票價五金元。除了一切開支之外，還可以有得積餘起來。

有一天，他被一位陸軍航空學校的學生所勸，去向博羅克斯飛行場 Brooks Field報了名，預備充當入伍生。該飛行場准許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應試。

當年九月，林白南返。他飛向聖路易去，想參加那裏將舉行的國際航空比賽。

到了那裏，比賽正在舉行。林白飛入飛機場，碰見了許多舊友。革楠也在內，他正想表現落下傘。

那裏與賽的飛機非常多，林白得以逐一參觀，非常愉快。一面他又替革楠駕駛，讓他表現落下傘；但革楠的手臂受傷了。

由革楠的介紹，他將自己那架飛機轉售給革楠的朋友，一面由他負責教練。

在那裏教練了幾個星期，就又同學生乘了那飛機到學生的家鄉——哀烏蛙去。到學生的技術成熟，他就趁火車往林肯去。

第四章 南飛

林白回到林肯，本是想購一架S.V.A.式(雙座的意大利式驅逐機)飛機的。不料到了林肯，方才知那架飛機已經損壞了。說是當停留着時，被一羣牛把機上方向舵的布面撕去了。牛和驢子，是最喜歡撕咬布面的。於是到第二天，林白只得到別處去弄了個新的方向舵來。

到十二月，他在依里諾州遊歷飛行，次年一月，就到確遇脫飛行場應入伍生的飛行考試。考試之後，就同葛林格 Leon Klirk 到烏柴克山脈一帶飛行。

嗣後又同葛林格向南方作較長途的遊歷飛行。一月二十三日，他們從萊姆白飛行場起飛。那時天氣嚴寒，在○下五度。

第一次降落在密蘇里 Missouri 州的波力維爾 Perryville。在那裏停留了九天，並搭載了十九個乘客。第二次降落在德塔啓州的歐克門 Dickman。至此，已飛

越寒冷區域，接近南方的溫暖的氣候了。

當停留在歐克門鎮時，泥濘土軟，歇下之後竟不能再飛起身來，後經當地人幫忙，將飛機推到高地上後，才能行動自如。當夜林白就宿在那裏。第二天，在鄉間遊玩，搭載了遊客數人。並且去參觀了一所鬼出現的屋子，但並不會看見有什麼鬼怪。

第三次降落是在霍來台爾 Hollandale；第四次是在維革斯倍 Vicksburg。第五次是在克林登 Clinton。克林登搭載遊客的生涯殊盛。在那裏停留了一天之後，又起飛。第六次在海的斯倍 Hattiesburg 降落，第七次則在馬比爾 Mobile，最後在佛羅利達州的潘散可拉 Pensacola 地方的海軍飛航站降落。

在那裏，林白接到陸軍部的公文，說他考試的成績極好，已經錄取了，囑他於三月十五日以前到塔撒州聖亞都尼蛙 San Antonio 的飛行場報到入伍。於是林白和葛林格就決定向西，望聖亞都尼蛙飛去。

在離開潘散可拉之先，林白載了一個女客飛行一次。但不幸，飛機又受了一些小損傷，修理了一個多星期。修好之後，林白又試飛一下，向當地飛航站的官長借得一把歐文 *Living* 式的保險傘；帶了那種傘，試飛時就可無須顧慮自身之安全問題，也可不問飛機的情形如何；因此林白在試飛時，能一無顧忌的大膽的施展他的能為。

由此，林白感覺到了保險傘的重要。保險傘的發明，確實是航空術的一大進步。飛航員有了保險傘的設備，就在無論怎樣危殆的情形中，也可保障生命的安全。

試飛之後，林白加備了一些汽油，就向墨西哥灣前進。過伯斯加高拉 *Posca-goula*，一直飛抵新紐命 *New Orleans*，就在城北賽馬場降落。隨後又飛到查理湖 *Lake Charles*，到塔撒州烏斯登 *Houston* 的來斯 *Rice* 飛行場降落；再起飛，直到博羅克斯飛行場。

到了那裏，林白方才知道離報到期尙遠，於是又決定再向西飛行。他們——林白和葛林格——駕了機在博羅克斯飛行場飛繞三周，至五十呎高度，重又降落，因太重了，卸去一隻油筒，這樣就能飛得較高了。但一小時後，飛近了漸近山脈的地帶，飛機幾乎觸及山頂的樹梢；爲想減輕重量，葛林格先後把二個油筒從機艙內拋出，他們眼看油筒著地粉碎，全數犧牲，惋惜不止。

他們飛抵西紐愛西斯 West Nines 河。他們弄錯了方向，而油料也已缺乏，便只得在白斯台爾 Parkdale 附近一個小牧場上降落。飛勢不順，場地狹小，難以起飛，在那裏直等了二整天。直到第三天，飛勢更加惡劣了，時間已很短促，林白急須飛回報到，只能在鎖上找了一條較長的街道，把飛機拖到那裏，準備起飛。不料正在起飛時，不提防觸着一個突出的泥墩，把輪胎陷入泥內，飛機振盪轉身，機頭撞進了一家鐵器店裏去，把裏面陳設的許多東西都破壞翻亂了。該店店主和他的兒子，聽到轟然一響，以爲是地震了，逃到街上來。等到看到是衝進

了一架飛機時，却意外地露出了歡喜的臉色，一點也不發怒。林白賠償他們的損失不要；要替他們修理牆壁，也拒絕了。人家問他什麼緣故？他說：

「這真是極好的廣告呀！這廣告的價值，實在比區區的損失要貴重得多哩！」

這次飛機受了不小的損失；螺旋槳折斷了，方向舵也損傷了。林白只得打電報到烏斯登去，購買了機件來修理。

修理竣工，又向西飛去。經過利蛙格倫台河，橫越墨西哥之一角，在奔伯維爾 Pumpville 的陸軍應急降落場降落一下，加添了些汽油，又重新起飛。

在薄暮之際飛到塔撒州的馬克生 Markon 附近。在鎮西樹叢間降落。當晚就宿在那裏。

翌晨又準備起飛；那裏草莖殊茂，要起飛，非先刈草不可，於是他們費了不少力氣和功夫在刈草上。但起飛時，仍為叢草所磨擦，因此不能馬上升高。前進

到二百碼時，有一株極大而有刺的植物從飛機左翼下穿進，便又遭損了。只得降落。

此時恰巧有一部運貨火車經過，車上的工程師看到有飛機降落，便停車觀看。於是葛林格就趁了那火車到附近城市裏去購辦修理的機件材料。林白則留守着飛機。

在那裏留守了好幾天。林白白天守着飛機，晚上則跟着牧場的獵犬，去搜尋野貓野豹等，以作消遣。

葛林格直到很遠的地方才購到修理的材料，隨後回來了。於是他們合力把飛機再弄好，破裂了的翼面也給與縫補。

時日已近報到的時候了，雖然飛機又已修理完善，但再沒有餘暇可以向西飛了。於是林白就決定飛回聖亞都尼蛙去。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五日，林白飛抵博羅克斯飛行場。

第五章 訓練

三月十九日，林白註冊入伍充當飛行訓練生。註冊是在博羅克斯飛行場，但將來要到堪蘭 Kelly飛行場學高級飛行。到修完堪蘭的高級飛行，期須一年。

從此，林白又開始練習生的生活了。

這時的林白是氣概勃勃；在他面前展開着希望；他相信這一次訓練一定可以得到許多以前所未曾經過的經驗；在他面前又展開着榮耀；因為一年畢業以後，即可得到少尉頭銜，並且佩掛翼形的徽章。

全班一共有一百〇四個飛行生，飛行生的兵舍擠得滿坑滿谷；這些飛行生也都熙熙攘攘，生氣勃勃；並且各人的自信力很強，以為一年後，一定可以畢業，而且得到那可貴獎章的。因為在入學考試時，限制極嚴，這次被錄取的飛行生，已經是最精粹，而且都是最有才能的一部分了。

林白是這些精粹分子中尤其精粹的一個。

林白進了兵舍。一到兵舍，就聽到許多傳說——這些傳說大都是從上期飛行生的談話之中來，在新入伍生之中流說着。那些上期飛行生已在那裏修畢初期飛行，預備出發向堪蘭去習高級飛行了。那些經過了六個月嚴格訓練的飛行生，經驗都已非常豐富；他們傳授給新生許多術語，譬如像：『考查會』Benzine Board，『淘汰』Washovts，『艱難功課』Academie Work，『八小時考試』Eight-hour examinations，『一百八十度飛行』One eighty's，『評判飛航員』Check Pilots，『牆外有耳』Walls With ears，『飛行生禮貌』Cadet etiquette 等等。那些老學生並且告訴大家，說博羅克斯飛行場的訓練是非常嚴格的，能習畢圓滿的總不到入伍生全數的百分之四十，將來到堪蘭去作高級訓練時，恐怕還要淘汰一半。於是那些英氣勃勃，自以為了不得的新入伍生，在聽了這樣的話以後，不免有點氣餒了。

但林白却堅決地想抵擋一切困難，他想努力去忍受。

起初二個星期，忙着從事於編排隊伍；學習飛行生的初步任務。先到醫院裏注射了傷寒和天花的預防針。次之，教授飛行生應該知曉的基本禮節。再後要做極勞苦的工作：如在兵舍四周放哨，每天受檢查，又須習功課五種，每種都加以考試。比起先前那種自由自在的游歷飛行生活來，林白現在的生活可說是困苦得多了。

而且時間也有嚴格的規律。自星期日至星期五的晚上，因必須預備第二天的勞作，故不能不在十點鐘前回營睡覺。星期六晚上則不然，因為第二天星期日可以得到休息。在休息的日子，或則就在博羅克斯附近散步；或則乘了公共汽車到聖亞都尼蛙去遊覽。每天下午有空閒時，就到飛行場中，向教官要求，予以賜坐的機會。

實地飛行訓練，到四月一日才開始。

實地飛行教練分二組，林白派在乙組。每一教官，負責訓練學生六個人。林白和其他同學五人，由溫斯登 Winston 教官訓練。這位教官是個極和善可愛的人物；在陸軍方面，他的飛行時間紀錄最多，——大約飛過三千三百小時。因此經驗豐富，教法亦高明。林白能跟着他學，真是大幸。

第一次輪流着林白試飛時，溫斯登教官就把林白另眼看待。在那一羣裏，林白自然要算是比較特出的了。他也已經有三百二十五小時的飛行紀錄。當溫斯登教官聽得他說已曾有這麼長的飛行時間時，就把飛機的駕駛操縱權交給林白。林白就自行飛行並且降落。因為機件的位置和先前自己的不同，故不能完全自由在地駕駛。但那成績，在溫斯登教官看來，已很不平凡的了。

林白不飛行的時候，就在旁邊觀察同學進行工作，並學習在發動機開動之前如何轉螺旋槳的方法。

飛行的教練大概是這樣的：

一個飛行生在單獨飛行前，由教官帶領飛行十小時。這十小時中，教官給與獨自駕駛的機會，到駕駛不靈時，由教官給與糾正和教導。十小時教練完畢，學生如仍不能單獨飛行，那就有淘汰的危險。但如教官認為該學生略有希望的話，就破格延長二三小時的訓練機會。這二三小時後仍不能單獨飛行，那就只能罷休。於是教官把這學生去請組長評判。這組長是富有經驗的老飛航員。組長評判之後，覺得該學生仍有希望，即仍發回教官再予訓練。組長的評判與教官相同，覺得是不能造就的了，就再給以最後的考驗，以決去留。這最後的考驗的結果，再送到「考查會」，「考查會」再審定之，看出是沒有飛行的能力的，就「淘汰」，把他送回原籍去，叫他另覓謀生之道，從此再無飛行的機會了。

林白的成績非常好，沒有被淘汰。但同學之中被淘汰的却太多了。不到多少時候，兵舍裏就不再初來時那樣擁擠了。八個人合住的房間，到後來往往剩冷清一個人。在這樣嚴格的考查之下，林白是愈益克苦地修習功課，努力飛行。他

自己也承認，那是他全生涯中最緊張的一段。

學習的技術，隨時變換；起先是實習飛行，以後是單獨飛行，末後學習各種奇特的飛行和操演策略。林白感到刺激最深的，是第一次開始單獨飛行時。因為那是最危險的一段。

單獨飛行略有成績後，訓練就分成二個時期，一個時期是由教官同行，改正錯誤；一個時期是單獨飛行的練習。每一時期計四十五分鐘。

隨後，就是奇特飛行了。這是極有趣的一段，但也是極危險的一段。或是翻筋斗，或是旋飛，或是桶型滾轉，8字形飛行，翼面翻轉，倒飛等等。這些都是極危險的動作，一弄得不好，就會出毛病的。

過了數星期，林白漸漸慣於飛行隊的生活了。他的生活是有規律的，愉快的。他每天的時間是這樣分配着：

早晨五點四十五分：起身。

七點，開始飛行，十一點完畢。

下午一時——五時修習地面學校的功課。

晚飯後溫習功課。

十時檢查寢室。睡眠。

通常在停止讀書時，有各種遊戲。有時和同學開開玩笑，有時從陰溝裏捉捉黃鼠狼……總之，林白此時期的生活，完全是一種輕快的學生生活。

到修完的日期是漸漸近了，林白的功課，畢業是不成問題的。初步的飛行已經及格，最後是練習越野飛行。林白是曾經練習過多次越野飛行的，所以當時應付裕如。他的成績在儕輩之上，有許多技術是他們所表現不出來的。

最後，在博羅克斯的訓練是畢業了。此後，他調到堪蘭去受高級的訓練。在這一個時期中，林白學得了許多的新穎的經驗。而且，這一段學生生活，雖然常常是在功課緊迫中過着，却仍不失為一段有趣味的的生活。

但，到了堪蘭去，生活將更加緊張了。

第六章 高級訓練

林白在博羅克斯修畢了初級訓練，便於一九二四年九月，調到堪蘭飛行場去。

這是他半年來所憧憬着的佳境，現在到臨了。從此以後，林白將作更進一步的造就，把飛行能力運用到實際的工作上去。

林白已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入伍生，而是已經具有官長資格的人了。

但到了堪蘭之後，也還碰到了許多新的困難。因為所使用的飛機式子的不同，在駕駛上有許多新的麻煩。

堪蘭訓練的第一步，是由升降練習開始。繼而為8字形的飛行。其次是作各種規定的式子的練習。這次練習時，對於起飛，上昇前進，降落，橫轉等等操縱

飛機的方法，都須留意。

在這次練習中，林白有兩次幾乎被淘汰；一次是飛翔時犯了規律，被教官看見，幸虧那教官寬洪大量，沒有把他的過失報告當局。一次是因為一個誤會，但那誤會終於消解，因此林白沒有受到處分。

嗣後練習了飛越高欄的動作。飛越高欄的方法，是須將飛機不藉發動機之力，向下降落，在越過離地約八呎高的一條長線時，即在最近高欄的地面降落。這是一種極危險的動作，林白盡畢生之力以練習之。

飛越高欄的練習之後，就練習降落於生疏的場地。這是一個有趣味的學程。再後便是野外飛行的實習。在堪蘭，野外飛行較之博羅克斯多了。

最後，練習實彈射擊。射擊課程分三種，地面靶，水影靶，拖尾靶。地面靶是用大的紙板做成，與地面成一斜角地裝置着。用白郎寧 Browning，留衛斯 Lewis 11種機關槍射擊。練習射擊時，許多飛機常飛成一大型的圓圈陣勢，約自

一千呎高度向下俯衝，對準靶子射擊一陣。射畢後，機身倒飛而上。

水影射擊是：一架飛機高翔於水面上空，另外一機則向該機映在水中的影子射擊。這是極有趣而又比較容易的一種練習。

最困難的是拖尾靶射擊。那是用一種布筒構成的拖靶，形如風筒，拖帶在一隻飛機的後邊數百呎。用白郎寧機關槍射擊時，飛機須面對着拖靶進行，在拖靶越過時射擊一二次。如用留衛斯槍，則須在飛機與拖靶並行時射擊。

在這時期中，林白把所有的各式的飛機都領教過了。驅逐機，攻擊機，偵察機，轟炸機，等等，他都得到了相當的經驗。他是被派在驅逐機隊裏的，同隊的有三個人，而實習官長倒有四人。驅逐飛行的技術，極複雜，大凡初學者必須有了各種的飛行技術之後，才能上手。

林白將大部分的時間供之於練習成隊飛行。他又充分地練習翻筋斗等技術。

林白的飛行成績更進步了。

練習驅逐機時，有一個星期，在札爾萬斯登 Colveston練習射擊。在工作完畢後，即可自由遊息。林白和他的同學，把晚上大部分的時間，都消磨在崎嶇的海邊的巖石中。

在那裏他們做了許多有趣味的遊戲。一直慣於在空中消磨時間的人，一到海邊，看着那波浪，沙石，都異樣地沉醉了。

第二天他們再駕機飛回堪蘭。一回到堪蘭，就練習雙座機成隊攻擊。在這次練習中，林白的飛機在空中損壞了，他應用了一個應急保險傘。林白於失事後，按例將肇事的經過作一詳細報告。那報告大略是這樣的：

「白拉克倍伍 Blackburn中尉率領飛機隊伍在五千米高度上向馬亨 Margrian中尉所駕之機攻擊。我在隊伍前左側飛行，麥中尉在我左方。當向馬中尉的飛機俯衝時，麥中尉在右，我在左，進攻着。但當攻後閃避向上空時，頓覺機身顫動，發劈拍之聲。我頭部向前傾拋，撞着發動機的鼻罩，機身有旋轉之勢，一剎那

時懸空不動。我知不好，就帶了保險傘向飛機後方跳躍離機。時毀損的飛機也向下直墜，適在我頭頂上，我怕飛機壓到身上，就直墜數百呎，才抽動拉環。拉環一抽動，保險傘就張開了。結果落在一坵豆地的一條溝旁，並未受傷。

飛機著地，數秒鐘內就焚燒了。」

當跳傘降落時，其餘的飛機都散開隊伍，在林白的四周飛翔。各機都儘向肇事處飛來。瞬息間飛機密佈空中，鬧熱非凡。

這次肇事，林白的生命全靠保險傘維持。因此他感到了保險傘的力量。保險傘是飛機上唯一的救生工具。

這次練習以後，在堪蘭飛行場的最後二天，林白等與他組的飛機作戰術的比賽。到晚上雙方評論，以作研究。

終於，林白高級訓練修完了。這是一段極不容易修完的學程。在博羅克斯飛行場開始訓練時，共有一百〇四個學生，但到畢業的時候，却只剩得十八個人

了。

林白得到了中尉的頭銜，並且帶上那榮譽的翼形徽章了。

第七章 航空郵運的服務

林白既在堪蘭訓練期滿，得到榮譽的翼形徽章，就離開堪蘭，乘火車到聖路，隨後駕機到依里諾，密蘇里，以及哀烏蛙等舊遊之地去游歷飛行。當時郵政部正在開闢幾條航空線，登報招人投標承辦。有一家羅柏森 ROBERTSON 航空器公司也投了標，如能得標，該公司願意聘林白為主任飛航員。所以林白一面是在游歷飛行，一面却在等待。

哀烏蛙飛行回來，他參加了幾次飛行表演，都很圓滿；六月二日，正當試飛於萊姆白飛行場所造的一架商用飛機時，他又碰到應用第二次應急跳傘。這次應用跳傘時，已在離地面三百五十呎的高度，可謂危險已極。而正在空中之時，一

陣狂風，把他吹向一排有高壓電流的木桿而去，林白趕忙拉緊一部分傘衣，使上浮力減少，易於下降。最後着地於一坵馬鈴薯的田裏，還被風力拖過數呎，越過一條路之後，才真的着了地。但因下地的力量太大了，他的一隻臂膀脫了關節。

在空中時，他眼看毀壞的飛機直向地面墜去，砸得粉碎。

到七月，林白以二星期的時光致力於密蘇里州的里卻茲 Rickards 飛行場工作，教練駕駛。八月，駕駛飛往納畫大 Nevada，彼處國防軍正在演習紮營，林白幫助載運乘客。納畫大有人邀林白到科羅拉多去表演飛行術，林白答應了。

林白回到聖路易，再乘火車到鄧佛 Douyer。到那裏，他知道他們預備給他駕駛的飛機，就是他先前駕過的那種式子。

表演的節目，最先是走翼面。走翼面者，是表演者自機艙爬出，走到外張間支柱，再爬上頂翼。飛機飛越看客頭上時，表演者將頭部向下，倒立於機翼上。

這樣，翼面的表演就算完了，於是再爬到起落架，自起落架爬進機艙中央坐下來。如果看客熱鬧，他就可再添點花樣，爬到機尾上去。

第二種表演，就是弔懸 Broakaway 的技術。所謂吊懸，是在起落架上縛一繩索，表演者爬到翼梢上，將身上帶套和繩索空懸着的一端連結起來，遠望起來就像是人從機翼上掉落的样子。因為地上觀衆決不能望見繩索，所以看到有人掉下的樣子，一定非常吃驚。

第三種，是林白的拿手絕技了：在飛行時換坐飛機。這種表演，粗想起來簡直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總歸是非常吃力。那麼倒底是怎樣弄法的呢？是這樣：

在一架飛機的機翼上縛一繩梯；飛機飛越觀衆頭上時，表演者站立在上翼的近翼梢處，而另一架飛機在上空掠過，那飛機也備有繩梯，至此那繩梯就飄近表演者，表演者就把它拉住。就離開本機，爬到那架上去。那架機上備有保險傘，

表演者乘傘跳落，表演就告終。

到晚上，林白表現放爆竹飛行。在機翼的兩側縛着數支燃着的洋蠟燭，飛機一路前進，後邊就拖着百呎多長的一條光，非常好看。洋蠟燭熄滅後，有兩個鎂質火炬就開始放出光燄，照耀附近一帶地面，非常明亮，簡直可以看書。

在光燄之中的飛機，來回飛行着，在黑暗的天空裏，恍如一隻魔鬼一樣。隨後將爆竹之類爆炸物擲下，便在半空發出巨響，引起地面觀衆的注意。

在晚上表現飛機，是林白最感興趣的一件事。但也有相當困難，譬如在黑夜裏飛翔倒沒有問題，但在昇降時却需要照明，沒有明亮的光，着落或起昇就發生問題。幸而林白已經飛得極熟練，所以表演時能起落自如。他曾在先前，曾有過兩次奇特的夜飛降落：一次是靠停在路旁兩輛汽車的交叉的光而降落；一次竟是只靠手電筒的微光。但終於不曾出毛病，這實在不能不說是林白的力量了。

在飛行上，最使駕駛員感到困難的，是降落地點的選擇。如果這選擇不謹慎

那飛機就非破壞不可。尤其是飛到陌生地點，常常叫飛航員毫無措手。林白曾經好多次遭遇這樣的困難。但困難遭遇得越多，經驗也就越豐富，所以，雖然是在極黑的夜間降落，他也已很有把握的了。

林白的飛行表演哄動了科羅拉多的人們。表演完畢，就預備向紐約去參與將在十月內舉行的國際飛行比賽。

比賽的章程有這樣一條規定：各機均須攜帶飛行日記簿，內載明起飛點與乘客數目，須經二人證明。所以林白是預備好了飛行簿才動身的。在途中就誤甚多，飛機好幾次發生毛病。

他又飛到林肯。在林肯他把發動機全部拆卸修理，隨後就飛到聖路易，抵達時在十月終。在聖路易，他又教練了羅柏森航空公司的學生飛行。這公司已經得標，林白的工作是定了。但實際工作却要到明年的春天才開始進行，所以，在這個冬季裏，林白一面教練學生飛行一面自己練習該公司的商用飛機，俾明春飛航

時可以得心應手。

這一次，他在聖路易居住了數月之久。在他的飛行生活中，在一個地方居住到數月之久者，這還是第一次。

到十一月，林白投入密蘇里州的國防軍第三十五師，一百十偵察隊充當少尉飛航員——他又過了一段軍隊的生活。隊伍是駐紮在萊姆白飛行場的，每星期日練習飛行。

這個隊伍裏的服務人員，大都是歐戰時的飛航員。歐戰停止，他們都恢復為公民了，幾乎已不再能有多量的飛行練習機會。唯一的練習機會就是在空暇時駕駛國防軍的飛機，而一方面，每年又有二星期的紮營生活的實習。每一星期，他們挪出一天二晚的時間專門服務於陸軍，指揮着入伍兵士。他們的酬報是極微薄的，不過他們都不大計較這個。他們之所以加入國防軍，有二個理由：一，藉此可以練習飛行；二，這是愛國者應盡的義務，一旦發生戰爭，可立即參加效

命。

這國防軍，於一般有志學習飛行的青年，確是一個極良好的機會。從這裏，可以得到許多的學識和經驗。不消說，林白的所以參加，一方面是爲了教練人家，一方面也是爲了自己想多得一點經驗。

航空郵運要在四月十五日舉行開幕典禮，這時春季已到，林白就忙着準備一切。他督促趕造地海佛倫機，俾在事先造好，先作試飛，以防意外。一面還要組織郵運管理處，並佈置各終點航空站。郵件之裝卸辦法，亦須於事先規定接洽妥當。其餘還有許多極瑣碎的事情；雖然瑣碎，但如欲成爲一完善的航空線却都須辦好。

林白的航線是自聖路易至芝加哥。這飛行，如與鐵路火車所費的時間相較，是可節省一天功夫。

林白忙得不亦樂乎。但不久，一切也就都妥帖的了。

於是林白準備着四月一日的到來，開始他的郵政飛航員的工作。

第八章 郵運中二次失事

四月一日到來了。

公司早已組織就緒。在開幕前的一星期中，林白派遣二架飛機，飛航全線，以爲最後的視察，看有沒有未盡善的事宜。最後把全航線都弄妥帖了。

四月十五日的上午五時五十分，林白正式開始了航空郵運的工作。從梅伍德航空郵運站起飛，初次向南飛航。一面又派二架飛機裝載着郵件向北飛去。

這一年，林白完全工作於郵運飛航。在夏天，飛航的時間大都在白天；而到冬天，就以夜間飛行爲主了。冬天的日子是短促的，當林白駕機飛離聖路易時，天已黑暗了。

如果是氣候惡劣，那夜間飛行就是一樁危險的事情。羅柏森航空公司的航線

在初時是沒有燈光的設備的，航線中各站的地位極狹小，設備極簡單。而氣象的報告，又不甚正確可靠。所以林白雖然技術熟練，也常遭到許多困難。但到後來形成了這樣一種習慣：祇要起飛時氣候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起飛了。盡量的向前飛進。如果中途遇到惡氣候，或者是視線模糊不清時，就降落，把郵件交給火車運去。

林白所常感困難的惡劣情形，是飛機自日光中飛向黑暗之時。在天將垂暮的時候，如果突然碰到惡劣的天氣，那就是最壞的了。

飛機最怕的是霧或霰。大半的航空郵運遲緩的原因，也因此。因為霧和霰常把駕駛者的視線弄糊塗，失掉了準繩。如在霧勢、霰陣輕薄的時候，飛機還可照常飛行；但如濃重時，就不行了。霧陣常把路線障蔽，而霰塊則常會凝結機翼上，使飛機無法進行。在這種環境裏，飛機就只能及早設法降落，而把郵件交給火車。

林白遭遇了許多次的霧和霰。

除了霧或霰外，最危險的要算是冰塊的結集了。飛機如遇雨或霧，所留的水漬，到高空的低溫度之間，就難免不結集成冰塊。這是無法解除的東西，因為飛機各部都可結集起冰塊來的。有時冰塊結集過多，飛機增加了重量，就要下垂。而最可怕的是，冰塊的結集往往使飛機各部都失去效率。機翼上結了冰塊，機翼就得失去效率，螺旋槳上結了冰塊，失去效率的損失就更大。當冰塊分裂時，飛機就會發生劇烈的振盪。——在這樣的環境中，也只能馬上設法降落。

林白在航運時期中，遭遇了好多次的霧，霰，以及冰塊結集。有二次，沒有辦法了，只得犧牲飛機，利用了應急跳傘。

這二次的失事是這樣的：

第一次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發生的。那天下午六時十分，林白在比阿里亞飛行場起飛，天氣甚好。飛了許多路，天黑暗下來，林白就依了羅盤針的方向

進行。不料到馬爾塞伊 *Marsellos* 和依里諾河 *Illinois River* 東北角上時，地面忽有重霧升起。

林白在重霧中飛行，想要降落，却又無法知道地下的情形。他擲發照明炬，想藉此見到地面的情形；但拋照明炬時過於疏忽，致未能發光。無法，林白只得依了羅盤針所指示的五十度方向繼續進航。到下午七時多，見下面的霧露之上發出紅光，就知道那裏必有村鎮。但林白無從測知飛行場之所在，只得仍舊在空中不斷地飛翔。

向西飛了十五分鐘，仍無降落機會，便轉向西南飛航，希圖能飛抵霧露的邊緣。到八時二十分，發動機就停止，林白拉動保險傘，準備跳下去了，却忽然又走動了起來。但發動機雖然無恙，主要的油箱却已乾涸，最多也只能維持二十分鐘了。

林白知道已無辦法，便想等油料用罄，即離機跳下。他想設法先將郵件擲下

，然後跳傘，但郵箱前的鈕扣急忙中無從脫去。油箱已無油料，飛機垂下，就不致再燃燒，林白也就放心隨它去。他開始向空中鑽昇，見地上有紅光，但仍無法降落下去。

只有十五分鐘的油料了。他又燃放一枚照明炬，但當它擲落到霧裏，仍舊不能藉之看清地面。

只剩五分鐘的油料了。

不久以後，發動機就又停止了。可是林白鎮靜地跨上機罩，在右側跳下。落了一百多尺，就將保險傘的拉環拉動。傘張開很快。沒有了人的飛機，發動機忽又走動起來，但不久也就墜下了。墜下去如何情形？在霧中林白是一點也看不見。

就是這樣林白一直下墜，一直墜到一坵長着長稻的稻田中。時候是烏黑的夜，四周一點也看不見什麼。

後來找到飛機，已全部損壞，變成球一樣的一堆了。

這是一次。

第二次應急跳傘的情形，與上一次的情形彷彿。在下午四時左右，他自聖路易起飛。這天的氣象報告是說天氣很適宜於飛行。到春田北部，天已暗了；而大雪紛飛起來。到比阿里亞上空，飛機就又被雪花和烟霧所包圍。

在比阿里亞上空迴旋飛了三十分鐘，便決定向支加哥去，想突破這環境。但油箱裏的油料已缺乏了。而地面的一切仍不能窺測，雖有時有些微紅光顯出，但片刻之間又被烟霧所遮，不看見了。

當油箱只剩了十分鐘的油量，地面上仍毫無影蹤可尋時，林白便決定了脫離飛機，實行跳傘。

林白這次從飛機左邊跳下。跳下後不久曾見飛機一次，但以後就不再看見了。

林白在大雪中降落，天氣非常寒冷。在起初，保險傘非常平穩，但傾刻間忽然顫動起來，毫無辦法阻止。幸虧地面已經近了，故不久即降落於一條籬笆之上。這兩次失事，兩隻飛機都砸毀了。但郵件均未受損，可說是保持了航空郵運的信用。

第九章 第一次長途飛行

一九二六年秋天某晚，林白正在駕駛郵運飛機時忽然想到從紐約到巴黎的長距離飛行，覺得那是可以實行的。因為有幾樁事實可以證明這長距離飛行的可能。最主要的，是已有了輻射式氣冷發動機，高舉的翼剖面，和輕質的構造。這樣的飛機，如能好好地造一隻出來，那麼不但可以飛到巴黎，並且在巴黎降落時，或可有多量的油料餘剩，不致缺乏，而在途中可以安全無恙，不發生什麼毛病。

從紐約到巴黎，橫跨大西洋的不停留飛行，在一九一九年就有人提倡，喚起

一般人的注意。這個人叫：奧蒂革 Ragnond Orteig。那時奧蒂革曾願以二萬五千金元作為獎金，賞與破天荒橫飛大西洋成功的飛行家。關於飛行的詳細的辦法，規則，則由美國航空協會主持。這航空協會，還特組委員會，擬訂章程，並籌備進行。

而在聖路易，也有幾位熱心公益而對於航空極有興趣的人願集資幫助這偉大計劃的成功。

林白決心要試一試這偉大的飛行。他一面固以此為絕對可能，而一面也以爲除了自己來試一試外，還有誰敢嘗試這粗看起來似乎極危險的舉動呢？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他離開聖路易，到紐約去。他着眼調查了當時市上出售的各種飛機和發動機的詳細情形，以及和他那計劃有關係的消息。

林白深知道，在舉行無論那裏的長距離飛行之先，一定有許多困難的問題，要預先解決。最重要的是二方面：譬如飛機的式樣，和所用發動機的數目等等。

美國的單翼飛行，雖流行不多時，但在某種用度上却比較雙翼機的效率為大。因為雙翼機沒有翼面間的阻涉發生，故在高速飛行上，每平方呎翼面可以負得較大的重載。單發動機的飛機，雖比三發動機的飛機容易被迫降落，但它的頭部的阻力却較小，所以能有比較長大的飛行程。裝三發動機的飛機，它的發動機發生故障的機會也要多上三倍，因為在起始飛行時，如果有一個發動機損壞，雖無被迫降落的危險，也祇少要減少許多油量，而後再能繼續飛行。輻射式氣冷發動機的性能是可靠的，如果用單發動機，雖也有因發動機的偶然損壞而被迫降落的危險，飛行程却可以擴展，而且在不利的情勢之下尚有努力達抵目的地的能力。

林白經過了一度縝密的考察，便決定了採用單發動機的飛機。

此後，林白又到東部海部調查，到聖路易開會，以議定辦法。

一九二七年二月廿八日，林白向加利福尼亞州聖蒂哥的菜恩航空公司，定造一架飛機。

林白親赴聖蒂哥去訂立合同。

在飛機的製造時期，他常駐在加利福尼亞州，以便就近監督。

萊恩航空公司的經理，知道這次橫過大西洋飛行的重要，故也不肯馬虎。在二個月的建造時期中，公司的全體人員共同努力，夜以繼日，連星期日也不停工；其勤勞的成績，是從來所未有。從極小極小的地方：數節短小的鋼管起，逐漸策劃到大的地方，希望能構造成一架非常美滿完備，要算是自有飛機以來精良的飛機。

在工作緊張的時期，常常有人繼續工作二十四小時而絕不休息。這公司的總工程師製繪圖樣，也費了三十六小時。

飛機在構造的時期，林白把大部分的時間從事於計劃飛航的詳細步驟。並且繪製飛航的路線，用了地圖和航海圖，詳細記下一切方位和偏差的處所。將日晷和賈卡都 Mercator的圖表擬下了飛航路線後，又把自紐約到巴黎的全部航線的距

離再與航海表對照，校正。從聖蒂哥到聖路易，再從聖路易到紐約的飛行比較要簡單，林白直接採用各州的地圖，以定飛航路線。

他把從紐約到巴黎的路線繪成一個大圈，規定約每一小時變更方向。他不願用飛航指南器，將它空留下來的重量，裝載汽油，以增路程。全線距離共有三千六百十英里長，在紐芬蘭和愛爾蘭之間的水道間隔，不過一千八百五十英里；如照普通情形，預計在飛抵歐洲海岸後尚可繼續飛進三百英里，彼時所剩油量，尚可飛抵巴黎。因了這樣的預計，林白決意要設法將油量的裝載增加。

他預備了很的地圖對於這二次的長距離飛行：從聖蒂哥經聖路易到紐約；從紐約到巴黎，都備得極充分。他備的有：本國各州地圖，美國全圖，——這些是預備第一次飛行用的。二份的大西洋水路圖表，飛越各國領土的地圖，歐洲全圖，以及紐芬蘭，愛爾蘭，英格蘭，法蘭西等國的個別地圖，——這些是作第二次橫飛大西洋時用的。

林白預計藉歐洲沿海的陸地以確定飛航時的方位。他知道：愛爾蘭多山，英格蘭的南部峻峭，法蘭西西海岸是平原，西班牙也多山，只要一看海岸形勢，就可以知道是那一國的國境，而飛行的方位，也就可以加以推測了。

除了地圖外，一切飛行時需帶的物件也都先計劃好。除了飛行時所需食物外，他另備了五罐裝置結實的軍用口糧，每罐足供一天的用度。如在必要時，還可延長使用。其次帶水瓶二個，一個容量可裝四分之一加侖，作飛行時之需，另一個裝一加侖，專備發生意外時急用。另外又備亞姆白斯 *Amburst* 式的杯子一隻，它的應用是：設法使人呼吸中的水蒸汽凝結，變成飲料。

總計這次飛行所需帶的是：

手電筒兩個，棉線一團，繩索一束，洋刀一把，封入橡皮管的紅色照明炬四枚，備有完全盒的火柴一盒，大線針一枝，一加侖量水瓶一個，四分之一加侖容量的水瓶一個，亞姆白斯杯一隻，備有唧氣筒和修理器具的氣囊一隻，軍用應急

口糧五罐，氣墊子二個，窄鋒細齒鋸條一根。

應有的設備差不多全都計劃好了。凡遇被迫降落的應急設備，如保險傘等，自然也在其內。

到四月底，工廠方面已全部竣事了。不多幾時，也就裝配完了。這隻飛機定名為：

【聖路易之精神】The Spirit of St. Louis

四月二十八日，林白將該新機實行試飛。結果，覺得該機的性能竟超出於初時意料之外。此機在六又八分之一秒鐘內，或滑走一百六十五呎的距離後，就能離地起飛，而載重則可在四百磅以上，每小時最大飛行速率是一百二十八英里。

一個有霧的早晨，林白第一次駕駛聖路易之精神號飛機起飛於聖蒂哥之克納營 Camp Flats，向着沿哥羅那多海岸 Coronado Strand，的陸軍測速場前進。

因有迷霧，視線模糊，致被迫降落於北島 North Island的石井飛行場 Rockwell

Fiolol，等霧散後，再試速率。

太陽出來後，霧就散了，林白就在當地上空來回試驗速率，凡四次。微吹的橫風中，速率是每小時平均約一百二十九英里。載重約四百磅。

飛回克納營後，林白就作載重實驗。從輕的開始，漸漸增加油量，直增到三百加侖。結果是：滿載三百加侖的汽油，在二十秒鐘內，滑走一千零二十三呎距離後，即離地起昇，且速率每小時為一百二十六英里。

試驗完妥，林白就準備開始長距離飛行了。他在聖蒂哥就攔了四天。到五月九日下午，林白得氣象台長報告，說次日的天氣定必合宜於飛行。

次日早晨，林白將飛機飛往石井飛行場，到下午三時五十五分，自北島起飛。由陸軍偵察機二架和萊恩公司的單翼飛機一架，沿途照料。這照料的飛機碰到四千呎高的一座山嶺，就折回，獨林白繼續飛進。

林白飛越沙漠和索爾登海 Salton Sea 太陽垂落時，飛抵亞利桑那 Arizona 州

西部的沙漠和山脈上空。

隨後月亮漸漸從東方升起，照耀得地面很清楚。在這夜裏，除去在黎明前有一段時間比較黑暗外，其餘都能辨別地面的輪廓。

林白全憑羅盤針的方向進航。忽然飛越終年積雪的山脈，忽然飛過沙漠和肥沃的山谷，……經過了不知多少的山脈和河流。有一座最高的山脈約有一萬二千餘尺高，完全為積雪所蓋，成為白山，林白飛越時只隔着五百多尺的距離。

山脈越過，雖破曉尚遠，林白已飛抵懸薩州西部的大草原之上。

第二天（即五月十一日）上午八時，他飛抵萊姆白飛行場即降落於該處。

次晨八時半又從萊姆白飛行場起飛。在下午五時三十三分，在琅島。Long Island 的寇蒂斯飛行場降落了。

於是，從聖蒂哥到紐約的長距離飛行就於焉完成。

第十章 橫飛大西洋成功

林白到紐約的時候，本預備立即橫飛大西洋的。不料天氣不好，耽擱了幾天。

五月十九日晨，天下細雨，天空昏暗。所有氣象台都報告說天氣不宜飛行。於是林白只得在紐約謀消遣之計。

那天他去參觀了新澤稷 *New Jersey* 帕瑟森 *Paterson* 地方的萊特 *Wright* 飛機工廠。參觀過後，他預想於晚上去看戲劇。但到晚上六時左右，忽然接到報告，說：全北大西洋一帶有高氣壓，新蘇格的亞和紐芬蘭附近的低氣壓，已漸次退却了。霧露已在消散。除沿歐洲海岸有局部的暴風雨外，其餘大都很晴朗。

得到了這樣的消息，林白就趕忙回到寇蒂斯飛行場着手準備。他將自記氣壓表封固妥貼，裝在飛機上，並將飛機全部揩刷一番，檢查一番。裝灌了一部分油

箱後，用貨車把飛機拖到羅斯福飛行場 Roosevelt Field 繼續把油裝足。

嗣後林白就去休息二小時半。但一到旅館，却又想起許多事情，竟不能寐。

五月二十日清早，林白回到飛行場，時細雨尚綿綿飄飛，直到天大明之後方止。

到上午七時四十分左右，發動機開始轉動。七時五十二分，起飛向巴黎而去。

不一刻，飛抵琅島海峽 Long Island Strand。此後，林白和他的飛機就離開本國，在大洋上面飛行了。

不多時，烟霧消散了。從科特角 Cape Cod 經過新蘇格的亞二地中的水道上，林白看見許多漁舟。

在新蘇格的亞北部有很多的暴風雨；林白數次從暴風雨中穿過。到北海岸時，他看到底下地面上的雪塊累累堆積着。

他向着聖約翰 St. John's 進航。這是從紐約到巴黎的大圓圈形航線之南的一個地方。離聖約翰後，經過許多冰山，但不能見到有船隻來往。

下午八時左右，天色就昏暗下來。沒有月亮。林白在上空數千呎飛行。有一次他想飛越一陣雲朵，忽有冰雹積聚在飛機上，林白便轉航回到清氣中，繞道而行。到二小時後，月亮才由地平線上昇。

飛到第二天日出，有許多雲朵高懸在上空。林白穿雲而行，全憑儀器飛航。太陽升高，霧中就發現空隙，可下視洋面，林白就下降下去，在離波浪約百呎的低空飛行。西風緊急，白浪滔天。

在洋面上飛行，林白見了許多的奇景。洋面上的霧，往往被風吹成奇怪狀，或變為海市蜃樓，如岸，如島，如果林白不知道大西洋中部沿途沒有陸地的話，那他一定要認為已經到目的地了。

在洋面上，林白又看見許多動物。如海豚，水鳥之類，時常見到。

航近海岸的第一暗示，是望見一個小漁船。嗣後漁船漸多，有時數艘成羣結隊而行，但不易見到船上的人。

當他看見漁船上人時，他設法想同他們談話。他降低飛行，向船上人大聲發問：「愛爾蘭是向那方走？」一面還做手勢。但那漁夫似乎不懂英語，或者是被這突然的遭遇嚇呆了，沒有回答他。

他繼續進行。不到一小時就在東北方發見海岸線。那是愛爾蘭的西南方。他飛近陸地，尋出方位，直向巴黎進駛。

過約二小時，英格蘭的海岸在望了。他飛越英格蘭的高度是一千五百呎左右。後橫跨英吉利海峽，近法蘭西的瑟堡，歐洲的面積便都展開在林白眼下。目的地已快近了。

過瑟堡，已垂暮，巴黎倫敦間航空線的燈塔看見了。在下午十時前，林白初次望見巴黎的燈光。

林白終於在勒部耳熱 Le Bourget 飛行場降落。飛機才下地，就被無數的羣衆所圍困。像潮一般，不絕地向飛機集湧。大家都要看看這橫飛大西洋的偉大的人物林白！

人聲嘈雜，林白簡直無從說話。他才一跨出機艙，身子便不由得浮了起來，被拖曳而去。歡迎的熱烈，是前所未有的。羣衆們把林白高聳空間，搨來搨去，一面發出雷也似的歡騰聲。

林白到巴黎時，爲美國駐法大使赫立克 Harrick 所邀，住於大使館。此後數天，林白完全在熱狂的歡迎浪裏過去，報紙把大幅的篇幅供給與林白，刊着他的照片，印象文字，以及各色各樣的頌詞。林白的名字從此家喻戶曉了。

在法國住了幾時，便到比利時，英吉利，都受了劇烈的歡迎。柯立芝 Coolidge 總統特派了巡洋艦駛至瑟堡，來接林白回國。林白回到美國後的狂熱的歡迎，更不消說了。

奧蒂革將二萬五千金元的獎金給了林白；國務卿休士 Charles Evans Hu-
sho 把美國國旗協會 U. S. Flag Associations 的十字形榮譽獎章獎給林白。從此
，林白就成爲全世界的名人了。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出版

【通俗本文學名著叢刊】

林白白傳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原著者

林

白

編述者

高

陵

發行人

高

圯

書

印刷者

中

和印刷公司

發行所

中

學馬路中市

全國經售處

重慶中學生書局
海門中學生書局
北平佩文齋書莊
開封豫文書莊
西安大東書局
廣州共和書局
南通三友書店

天津南洋書局
濟南東方書社
青島成和堂書局
南京花牌樓書局
武昌新生命書局
常州商務印書館
鎮江商務印書館

南京中央書店
杭州春光書店
南昌文華書局
南甯強華書局
徐州普育書局
廈門開明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108200

\$0.20